

潇湘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工/吴志立 校对/肖应林

我这个“斜杠青年”

胡志

“斜杠青年”是一个网络词语，多指复合的多元的技能及职业。我在青年时期，也多“斜杠”。走着走着，感觉吹来的风都是斜的，有时，歪歪倒倒，趑趄起起，我会尽力地昂着头，走在大风里。

曾记得高中地理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不知怎么流落到我们贫瘠的山区中学。他的课上得非常好，大家也很喜欢。但东半球西半球不断地转，把我的脑袋转晕了，时差倒来倒去就算不准了。最后一次考试，我的地理成绩不好，分科时就选择了理科。

在理科班里总是昏昏欲睡，发现对我路的还是文科。后来高考成绩比中专多11分，比高大上的大专少了6分。志愿只报了一些白富美的中专，没报师专，并答应服从调剂。结果呢，调剂得“非常好”，不想去的学校录了，师专；不想读的专业取了，地理。

毕业分配到一初级中学，学成归来，信心满满，心想当一名较为优秀的地理老师也是可以的。报到第一天，校长说：你教语文吧，这是校令不改了。教了几年语文，也算教得较好的。写了一点小论文，发表了。于是，我认真地申报中学语文一级教师，未果，地理一级教师却申报成功。

那时，兴带薪留职，我响应了，想踏出山门，这一溜从此就没再留在学校。去一家企业应聘策划部岗位，老板看了看我的简历及写的职位描述。然后，斜着脑袋看了看我戴的眼镜，好像在研究我的眼镜度数。我这人呢，其他的怯，就是不怕场。“嘿嘿，嘿嘿，长相没问题吧？”我说。老板推算命先生微微点头曰：“嗯，好像有点文才，去办公室吧。”

于是，开始恶补企业公文写作。白天有时难免陪客喝酒，那时有一句话，喝酒也是生产力。有一次，申请一个项目资金，几餐酒，我喝着喝着就回来了。晚上学习财务管理，笔记写着写着，酒也醒了。第二天清早，梦醒时分，倦意连连。

那些年，我拥有的一点文字基础起了作用，办公室工作干得可谓风生水起，还写了一些老板看得津津有味的企业宣传文章。这些岗位似乎蛮适合我的，找对了方向。这山看见那山高，为了进一步磨炼自己，后来辞职去应聘一家大企业的行政部。董事长认真看了看我的规划和建议书，又研究了我的企业。一问一答，发现我挺老实的，不像特工。说：“有想法，去销售部吧。”

又恶补了营销管理知识，什么产品、价格、渠道及促销啊，搞了个遍。外派我去一区域市场当经理，和经销商打交道可有意思了。对他要刚柔相济，恩威并举，斗智斗勇。胡萝卜加大棒，有时是小儿科的事。我们的鱼水关系，有时候是鱼和开水的关系。那些天，流了一些汗水，取得了一些成绩，回总部得到了一些表扬。吹牛皮，扯淡，平生也得到了训练。

这不，总部开大会，我的扯淡煽情演讲就来了：“经销商有小猫钓鱼型，有小富即安型，有夜郎自大型……经销商那有煤油，那有煤油灯，业务员的重点工作是去点亮灯，照亮市场。对你来说，脑袋决定口袋，胆量决定产量，吨位决定地位，前途决定钱途！”台下掌声雷动。一业务员说“胡经理是保险公司调来的吗？”

后来，一好兄弟约我参与民企小公司，欣然允诺。又学机电知识，考了安全员、质量员、材料员，前一道“斜杠”未醒，又添新一道“斜杠”。快到50岁那年，终于步出了“斜杠青年”。可没多少财，更没多少富。此时，想起汪峰的歌：“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让我安慰……”

我觉得，早年我可能是一块直杠的毛坯铁，生活是一个铁匠。是生活这个铁匠不断地敲打，打出了一道美丽的“斜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汪争 摄

潇湘夜雨

(外二首)

杜华

蘋岛泊在细雨中，只见半笼烟雨，一江山色

湘水来处，云天之上野狗岭，瑶歌、竹影
 投射一场歌剧

或许更像史诗
 缠绵，激烈，恢弘，漫长

大多数时候
 词语保持沉默

诗人使用夜的指尖
 继续创作，写意江南
 油画家捧出江水
 将暮色与墨色，揉揉擦砌

听雨者的理想，莫过于
 琵琶轻抚，与宋人对弹
 宣纸铺开，在对岸唱和

还得是雾霏的迷离
 才涂抹得了柳子的愁绪
 一叶扁舟，一蓑烟雨
 孤孤零零，泊在寒烟一隅

“帝之二女”仍有足印
 遗落。又不止是遗落

触抚濂溪脉络，书生满腹惆怅……

潇湘无意意，岂止在潇湘
 墙外，风雨依稀

江天暮雪

“除了洁白，我一无所所有。”

几片雪花
 令橘子洲停下脚步
 ——此刻天色向晚
 圣洁的事物，悄临人间

林木伸出手臂，向天空
 捕捉寂静。滩涂，茅草
 缓慢生长的花瓣
 垂约者隐去踪迹
 西边的苍茫处
 ——城市亮起灯火

飞絮，寂静的词语
 让空间充满兰草的芳香
 仿若鹭鸶掩惜肉身

依然远去的江流，车马
 从围脖中露出眼睛

它们凝视，并留下
 ——此刻，尘埃中的我

远浦归帆

大江踟蹰北去，依依不舍地
 在南门港上歇了一程
 它爱河湾的那份守望，甚至惆怅

那一场走失

是帆帆和渔夫的诀别
 是麻石码头与市井的断裂
 杨柳依旧舞蹈
 象征港口的影子戏
 也借助水的音域和
 风的技法来抚慰心伤

而时光的思想，依旧深遂
 在那酒肆的旗帜上晃荡
 仿佛秋天的稻谷

湘水，村庄与城市
 停靠在光阴的物口
 夕阳手执橙光
 把回忆的脸庞抹亮

当我长久凝视，我又看见
 水天的来处响起摇橹声
 它们，正穿过时光的罅隙，结伴归来

潇湘相谈录

大家帮的传统。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们从高架桥去上学，太远了吧？”
 “不，我们每天坐船去上学。只有河里涨大水了，我们才会坐车。”孩子王连连摇头，又指指小船说，“坐这个船，不收钱的。”

每天清晨，村里的女孩、女孩，准时在渡口集合，坐着渡船在晨风中出发。在对岸下船后，穿过田间小路，越过一片杉树林，去镇上的中心小学上学。太阳落山时分，这群孩子披着一身绚烂的霞光返回渡口。无论风霜雨雪，必定有一懂水性的男老师随船迎来送往。曾经在歌里唱的“山乡小渡船”，此刻停泊在我的眼前。

我们正聊着，对岸渡口来了祖孙俩。奶奶穿青色棉袄，背一只竹篓，小男孩背着硕大的书包，两人在大青树下望过来。四个孩子将手拢成喇叭状，朝他们喊道：“喂——渡船爷爷不在家，请你们走马路吧！”

红衣男孩们蹦蹦跳跳离开，四团炽烈的火苗很快消失在村巷里。太阳渐渐升上来，江面波光粼粼，青山的倒影碎成更深的蓝。一只鹰的翅膀上拴着风，天空愈来愈高。村庄恬静而温暖。江流穿村而过，将两岸屋舍、树林、田园、山峦，悉数揽入开阔的怀中，奔向群山之外。



易辉 摄

比在戴望舒的雨巷徘徊还要优雅几分。

路旁原先裸露的黄土慢慢被绿植占领，捷足先登的有芦苇、野麻、扫把草，还有肥壮的泡桐树，再过些日子，路与山与树与草就融为一体，毫无违和感了。

夜色再深一些，游人渐渐寥落，独自爬山，或携二三好友随行，却又是别一番韵味了。夜凉如水，月色溶溶，山的轮廓若隐若现，人的影子在山路缓缓移动。幽暗的天空，有月，有晚归的云朵，有淡淡的星辰，宛如蓝调的梦境。夜半山行，步履如风，若前方有庙宇，木门虚掩，是推，还是敲呢？

夜是一样的夜，因为一座山，因为人与山的融入融合，而使静谧的山冈多了几分人气，使走向山冈的市民多了几分静气。商气随人气而来，小商小贩不约而同地在狭窄的西湖山公园入口处扎堆会聚，先是附近村民蹲在路边卖点蔬菜、水果，渐渐发展成为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昼散夜聚的夜市一条街。蒙蒙夜色之中，卖冰凉粉、自制奶茶、打打柠檬、凤爪、鸭脖、臭豆腐、炒板栗、烤生蚝、铁板鱿鱼、爆火牛肉、绝味猪蹄……一个挨着一个，每个摊位上挂着红红绿绿的灯盏和五颜六色的招牌。跳广场舞的、唱卡拉OK的、打气球的、套圈的、卖小商品的……应有尽有。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摆个小摊卖矿泉水，为的是锻炼孩子的胆量。夜游的市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远远望去，灯火阑珊、烟火漫卷，好一派热火朝天、人间滚烫的景象。

聚集是人的天性，从西湖山的爬山健步到夜市遨游，也不难看出市民对广场、对广场文化的由衷热爱与热切期盼。

清江在野

邱凤姣

留下的笔迹。

我小心地趴在窄窄的船头，拍摄一条暗绿色的水草。顺着水草摇曳的方向，我终于辨清了江水的流向。那群鸭游过来了，防着我，径直往对岸码头划过去。一棵不知名的常绿大树遮住了对岸的半个渡口，俨然天然的凉亭。

我不停地拍照，拍浮游的鸭子和白鹅，拍落在两岸树林阴影里的流水，拍江边静谧的民居，拍阳光下初绿的油菜花。在我不住地赞叹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声音炸裂般传来：“嗨，美女你好！你从哪里来？”

我掉转头，看到通往码头的马路上，站着四个高矮不一的小男孩。男孩都穿着红色羽绒服，双手撑腰，神气活现。看得出来个子最高的男孩是孩子王，一双黑乌鸟的眼睛里扑闪着小男孩独有的得意与狡黠。

四个男孩立马收敛嘻哈，参差不齐地向我鞠躬：“老师好！”孩子王有点害羞了，扭转头嗤嗤地笑。

我们聊起了天。四个孩子



我惦记那条穿越群山的江。一辆过路班车在小镇捡起我，半个小时后，在一座高架桥上将我吐出。临近大桥时，我伸长脖子看窗外，满车的乘客也跟着我伸长脖子看窗外，满目青山、稻田，新鲜的太阳正爬上山岗。

我沿着桥栏杆缓缓而行，俯瞰着桥下一江碧水。不见首尾的江流如一条黛蓝的巨龙静卧在大桥上。两岸青山相对，在山与山相连的缓坡处，散落着村居。深冬时节，岸上翻卷黑褐泥土的稻田，融薄薄一层新绿，那是在霜雪中萌发的油菜。垂于水边的杨柳树，褪了满树的青葱，但尚未落尽叶片。一队大白鹅突然从岸边某个隐蔽处冲出来，扑打着翅膀，嘎嘎，游到江心，嘎嘎，像舰队航行在碧波上。

沿着一条几乎竖立起来的小马路疾速冲下，直达江边小村。村里极静，似乎看不见人影，只听得江水缓缓地一声一声地拍击着船舷。江边有一简易渡口，泊着一船。风吹浪涌，小船在水上轻轻晃动。一间蓝色小屋子锁着门，门口挂着一块纸牌：外出办事，中午来开船。用记号笔写的字，歪歪扭扭，如喝醉了酒。这是渡船老伯



易辉 摄

新年，我都会回家帮妈妈进行大扫除。今年也不例外，我依旧一早就去帮妈妈洗被拖地擦拭窗户。我一边洗洗涮涮，一边和墙上的妈妈絮絮叨叨：“妈妈，我回来了，您也能回来看看吗……”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妈妈走了快一年了，会是谁呢？

我赶紧走向玄关，将门打开，是隔壁的聂奶奶，聂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我心一惊，说：“您怎么过来了？您有事在阳台上喊我一声就行。”

聂奶奶说：“你妈妈说你喜欢吃甜酒，我给你酿了一缸。”

你妈妈说你喜欢

熊燕

聂奶奶的女儿女婿在外地，妈妈在世的时候，隔三差五地去陪她，她家里有什么大小事，妈妈也是第一时间给她帮忙。聂奶奶说妈妈对她比亲女儿还好，听我妈妈说我喜欢吃甜酒，她不时会给我酿一缸甜酒。

送走聂奶奶，我继续洗涮，敲门声又响起。

这次是卫叔叔。卫叔叔站在门口，直接将一个大布袋递给我说：“你妈妈说你喜欢吃扣肉，猜到你最近会回来，你婶子特意给你做了些。”

卫叔叔住五楼，他老伴五年前出了车祸，双腿截肢，一度很抑郁，是妈妈每天陪她聊天，开导她，又和她一起学剪辑小视频，她才一步步走出来。

门铃声不时响起，有送腊鱼腊肉的，有送腐乳的，有送糍粑的……我突然想起疫情期间，妈妈将我好不容易买到的口罩分发给邻居们的情景，当时我问妈妈：“您图什么？”

妈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父母多做善事，儿女会得到福报。父母为儿女留金留银，不如留福……”

话糙理不糙，母亲是对的，《长沙晚报》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父亲，一头连着我，两代人在同一张报纸上展露心声，兑现梦想。

回报岁月 真情不老
 我与《长沙晚报》征文
 投稿邮箱 cswbwxzx@163.com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汪争 摄

西湖山之夜

胡晓江

掬一抔山泉水喝一喝；闷了，放开喉咙喊上一嗓子。朦朦胧胧的橙黄色路灯下，没人在意你是谁，没人在意你的服饰、面容、学历、职级、语言风格、有无房贷、银行里有几位数、是否另类，你走你的路，你纳你的凉，你流你的汗，你吹你的牛，无数的腿杆运动着，无数的手臂挥舞着，响亮的足音像一支节奏明快的进行曲。

虽然基础设施还可更精致更到位，但瑕不掩瑜，山的野趣野趣野声弥补了这一不足。

路旁浅池中潮水般的阵阵蛙鼓，宛如天籁，使你仿佛从市井喧嚣、滚滚红尘一下子遁入乡村的夏夜。商气随人气而来，小商小贩不约而同地在狭窄的西湖山公园入口处扎堆会聚，先是附近村民蹲在路边卖点蔬菜、水果，渐渐发展成为以特色小吃为主的、昼散夜聚的夜市一条街。蒙蒙夜色之中，卖冰凉粉、自制奶茶、打打柠檬、凤爪、鸭脖、臭豆腐、炒板栗、烤生蚝、铁板鱿鱼、爆火牛肉、绝味猪蹄……一个挨着一个，每个摊位上挂着红红绿绿的灯盏和五颜六色的招牌。跳广场舞的、唱卡拉OK的、打气球的、套圈的、卖小商品的……应有尽有。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摆个小摊卖矿泉水，为的是锻炼孩子的胆量。夜游的市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远远望去，灯火阑珊、烟火漫卷，好一派热火朝天、人间滚烫的景象。

聚集是人的天性，从西湖山的爬山健步到夜市遨游，也不难看出市民对广场、对广场文化的由衷热爱与热切期盼。

一起阅山河·大美长沙

投稿邮箱 cswbwxzx@163.com

长沙晚报文学艺术委员会 长沙晚报社 主办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汪争 摄